

枕函著

浪里金三什示

水月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重版

浪墨三集

全一冊

▲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徐枕亞

清華書局

發行人

樊劍剛

印刷者

大眾書局

出版者

大眾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大眾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枕亞浪墨三集目錄

卷一

經傳井觀

卷二

續冰壺寒韻

卷三

慾海歸槎記

卷四

辟支瓊記

卷五

啞啞錄

卷六

蝶夢花痕錄

枕亞浪墨三集 目錄

卷七

詩夢鐘聲集

枕亞浪墨三集卷一

經傳并觀

此枕亞十五年前隨侍先君子讀書時隨筆也。當日庭趨已慚鯉，對頻年旅食更歎原荒，存此數條以見兒時咕嚕狀況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矣。壬戌春暮枕亞自識。

論語記魯事。其書法本乎春秋。昭公二十五年曾居於長府。左傳詳其事。春秋不書。若長府改爲經無明文。傳并不置一語。魯論特書爲長府。詳之曰魯人。此卽春秋內諱之文。爲長府者實魯公也。後儒聚訟有謂左傳明云公居長府以伐季氏。自後季氏惡公欲改作舊府以泯前此見伐之迹。書魯論是指季氏也。有謂定哀之際三家皆因昭公曾居長府亦恃其所藏之貨財。今議改作舊府以隘其規。俾後之君失所恃。無復有如昭公之伐臣者。書魯人是指三家也。此二說皆非。季氏跋扈欲泯見伐之迹。何弗舉長府而毀之改作胡爲者。昭公伐季氏無成後之君必不再居長府以蹈覆轍。三家又何

取乎。改作。且魯論記事。自有體例。旅泰山直書季氏富於周公。直書季氏將伐顓臾。又直書季氏胡獨於長府而爲季氏諱。三家者以雍徹亦直書三家胡獨於長府而爲三家諱。爲長府者實魯公。公何以改作。欲恢擴舊府以儲蓄積爲伐季氏地也。而其事未行。故左傳不詳春秋。亦不載魯論。何以書爲閔子之言。書也。閔子之言雖論長府亦隱諷公以無伐季氏也。夫子嘉之。亦望公之聽其言無妄動以召禍也。聖賢婉約其詞。有心維魯記者。書魯人則爲公諱。書爲長府又以重公之所居也。

叔孫武叔譽子貢。毀仲尼。妄舉聖賢而輕重之。而宮牆日月未窺萬一。聖人之徒若子禽亦與武叔同其議。端木氏直挾其言之失。兩人始從此息喙。其後易春秋爲戰國。妄言者愈甚。孟氏弟子多子禽一流。其他外人皆武叔一流。如公孫丑之譽管晏。震之以功。陳賈之毀周公。訾之以過。匡章譽仲子之廉。不知其罪在辟兄離母。公都毀章子。不知其罪在責善賊恩。至於萬章疑虞舜之事。怪其能除四凶。胡爲封象。則固譽少而毀多。陳相許滕君之賢。惜其不能並耕。必至厲民。則又始譽而終毀。更有異者。高子素稱經師。而論樂泥聲譽大禹而毀文王。論詩言怨毀小弁而譽凱風。至對於孟子一

身亦幾有毀而無譽。朝王不果。景丑以失禮毀之。至齊不遇尹士。以干澤毀之。毀之最甚者莫如滑稽之髡。於天下有溺則毀其不援於名實未加則毀其亟去。至若臧倉之毀其不賢。王驩之毀其爲簡。宵小之言益不足數矣。且卽及門亦有妄言者。兼金宜却。陳臻偏詆不受之。非萬鍾宜貪。彭更反誚傳食之。泰毀譽之口。當時若是泛悠。孟子幾於辯不勝辯。故其言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又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所謂易言者。卽指妄言毀譽者也。記者以兩章並列。蓋能深體孟子欲息人言之意。垂戒切矣。

論語記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曰皆罕言。記子不語怪力亂神。不曰皆不語。記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不曰皆四教。獨於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重言以明之。曰皆雅言也。此殊可疑。詩書執禮節目已詳。文義亦足。似無取乎重申。嘗細按之。而得一解。詩不言誦。書不言讀。禮何以獨曰執執禮云者。集註謂以有執守之事。非徒誦說之常。而魯論二十篇言詩者十有二言書者二引書以明帝王之道者二。惟言禮者居多。約之凡三十有三。特夫子言禮未嘗明言執禮執禮之說。亦門人得聞禮教而會其通於言外悟之者。

也。記之曰：皆雅言。皆字蒙上而言。謂非獨四書爲子所雅言。禮亦雅言也。且非獨禮爲子所雅言。執禮亦皆雅言也。皆雅言一語爲執禮而發。非贅詞也。

又嘗論六經皆載道之文。子所雅言四書。執禮易春秋。胡獨不與讀子不語章乃始恍然。怪異勇力悖亂之事。莫備於春秋。夫子修史未嘗盡削鬼神情狀。莫詳於易。夫子繫易亦有明言。獨不舉四者以語人。蓋慎之也。春秋謹嚴。游夏莫贊一辭。而中人以下胡可語。易奇而法其道難明。善易者要不言易。故雅言未及此二者。既非雅言。卽爲子所不語。然謂子不言易春秋恐適開學士荒經之漸。謂子不言怪力亂神。正以杜斯世釀禍之階。此人心世道之大防。記者有言外意也。夫夫子因論中庸之道。明明語及隱怪之弗爲。因解鄉射禮文明明語及爲力不同科。好勇疾貧之致亂。有勇無義之爲亂。亦嘗引伸而語之。與樊遲言敬鬼神與季路言事鬼神亦且鄭重而語之。子於怪力亂神非真絕無一語者而必誌之曰不語。蓋以明聖人之維世變謹之又謹之意。所以偶語者如木鐸之警人。所以不語者凜金銘之有戒。無言之教更切於雅言之教矣。

孔子討陳恆。必請命於哀公。非畏事也。乃循分也。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與程子所爲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均屬腐論。聖人舉動。萬無冒昧。攝行相事而可誅少正卯。與於夾谷之會而可却萊兵。權在則然耳。討陳恆之必請。亦欲君之假以權。乃可以行其事。若先發後聞。非特無權抑且越分。尼山退老家。不藏甲。所欲發者。果何兵。公家甲士不能擅興。雖有兵而何以發。且即可發矣。而未聞先發。恐魯人不踴躍。齊人不合力。陳氏亦未必伏誅。發且徒發而未收。發兵之效。轉蒙發難之譏。曾智者而爲此乎。况孔子欲請兵討罪爲魯。非專爲齊也。齊有弑君之賊。魯君得而討之。魯討弑君之賊。三家得而請之。三家不請。而孔子請。魯君不討。而孔子請。討其請也。正以壯弱主鋤奸之胆。并以誅權臣黨惡之心。其不先發而必先聞。則非徒以一請塞乃責實。確見其事之可爲。故敢請而先聞。以待討而後發。至哀公不許。三家不可。孔子不能逆料而竟爲此。先發後聞之事。以自專而逞其意也。請討之意。但以爲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使果請而得討也。麟經大書曰。某年月日。齊陳恆弑其君壬公伐齊。殺陳恆。豈非春秋二百餘年一大快事乎。然卽討不果。討而請者。自請正其罪曰。弑君口誅也。春秋不書而魯論書之。

筆伐也。雖未發兵而亦既聞之不啻發之以堂堂之正論伸煌煌之大義必無可以先發後聞之事。胡氏之說迂疏而不知聖人之心者也。

詩亡之說創自孟子。朱子謂詩亡者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後儒有謂王迹熄而採詩之官廢。陳詩之典廢。所以詩亡。詩不獨指雅合全詩言之也。朱子所謂降字殊未確攷。風雅頌爲詩之三體。風者民俗歌謠之詩。雅者王者朝會燕饗之樂章。皆作於上者。頌者合先世功德歌而詠之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麥秀之詩刺其君非美其君。故商頌不載黍離之詩。作於下。非作於上。故二雅不載此編詩之體例限之無所謂降也。至以詩亡爲雅亡。及不僅雅亡。二說均誤。小雅褒姒豔妻日蹙國百里召南平王之子齊侯之孫等語。皆東遷以後之詩。詩何嘗亡。孟子之言亦謂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春秋作而霸迹興。霸迹興而詩仍興。木瓜美齊桓渭陽送舅氏可證也。王迹熄而詩亡。乃暫亡非眞亡也。霸迹熄而詩乃眞亡矣。今按變風十二國多作於春秋之世。終以幽風幽風正風也。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孔子傷之故係幽風於曹風之後以見變之可正。曹風實變風之終而殿。以下泉一詩尤有深意。黍離閔周室慨天下之無王。無王

而詩猶未亡。下泉念周京傷天下之無霸無霸而詩乃真亡。故曹風以後無風也。孟子所云詩亡乃就王迹已熄之後霸迹未興之前而言耳。

著此則時先君子見之訓曰。汝所云云。泛論詩亡則可。若謂卽孟子所言詩亡之意。尙近武斷。孟子明云王迹熄而詩亡。可見所亡之詩必其關繫王迹者。鄭夾漈之論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謂之王者之迹。朝覲歌文王大明。縣燕饗歌蓼蕭湛露。出師歌采薇六月。彤弓杕杜。此詩存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諸詩無所用之。故曰迹熄詩亡。此說於義極圓亡之云者。非無詩也不能以詩著王迹。詩雖存而亦亡也。孔子以世衰道微而作春秋。以儒生操王者權似僭而原其緣起於詩亡。則春秋與詩相表裏。亦平王東遷後一大關鍵。著王迹之詩不忍聽其亡。昭王迹之春秋烏得而不作。元年書春王正月王迹之維繫僅賴乎此詩亡而王迹不亡。孔子於春秋故不得謂其僭也。說詩須觀其通不可穿鑿。又東遷以後仍有雅皆出於賢人君子思古念亂之所作。非上所制作也。上不制作謂之亡也。亦可。朱子以詩指雅亦未可厚非。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之說。昔人多有疑之者。攷之史。夏桀生十有七歲。商湯進伊尹於

桀至四十歲。伊尹復歸於亳。厥後尹之去就亦不詳。並無五就之說。蘇氏轍曰。伊尹以處士從湯。其適夏也。湯與知之。五就湯桀之說。或本此書。惜篇亡不可考。是蘇氏亦疑五就之說不足據也。我意孟子此說亦得之傳聞。割烹要湯。戰國時之造言。孟子以其誣聖而嚴辨之。若五就之說近似有理。故不必辨而偶述之。况就桀就湯而至於五亦想當然之詞耳。但伊尹出處不苟。必待湯三聘而始出。湯卽薦尹於桀。尹豈肯一就不合。至於屢就而不憚煩者。前何高尚。後何圓通。尹未免自爲牴牾矣。藉曰聖人之心光明坦白。就桀而桀苟悔悟。卽可以不征誅。至桀終不悟而就湯。雖說湯伐夏不爲過。尹固何事非君也。然執何事非君之說。則是人臣可以事二君并一事不已。而可以五就適爲後世二臣所藉口。是愈推論而愈可疑也。世人蔑侮聖賢。率無忌憚。韓非子以伊尹爲庖宰。鶡冠子以伊尹爲酒保。五就之說正無庸深辨矣。

魯論鄉黨篇記孔子慎齋之事。有曰齊必變食。變者易也。蓋易其所常食之食。猶上文齊必有明衣。又必有寢衣而易其所常衣之衣也。身欲其潔。故易衣口欲其潔。故變食。然所謂易其常食。非齊之別有其食也。聖人飲食有節。肉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

及亂沽酒。市脯并恐其不精潔而不食。未齊之時其食已致。謹方齊之時其食更加謹。惟懼食之不謹而口腹受病思慮或亂不能潔齊以交鬼神。變食云者食猶是常食。特心主乎齊。謹之又謹。遂若與常食異。故謂之變耳。不然易衣明明曰明衣曰寢衣變食何以不言所變者何食。大注本莊子說謂爲不飲酒。不茹葷。葷有二說。一云腥屬。一云五辛之屬。就腥言聖人不茹葷等於人之茹素。古人致齊無此例。就五辛言亦失之鑿。皆未足以括聖人變食之義也。

魯論記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言聖人治心之學也。孟子與公孫丑論養氣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與四絕之說可相通。猶與公孫丑論性善卽本孔子性相近之說也。試分別言之。意者任意所爲不合於理。孔子循理而行無他意。故曰母意。孟子謂必有事卽以集義爲事。義卽理也。與母意之說通。必者效驗未至預爲期必。孔子隨事應付不爲成見。故曰母必。孟子謂勿正正卽必也。與母必之說通。固者執而不通。物而不化。孔子則迎機順應一無凝滯。故曰母固。孟子謂勿忘忘與固實交相爲害。忘卽由於固。固必至於忘。勿忘與母固之說亦通。我者不順乎物妄有造作。孔子

聽物自然。不逞聰明。故曰。毋我。孟子謂勿助長。助長。卽自作聰明之一端。與母我之說。亦通。孔子以母字自警。孟子以勿字警人。於以知聖賢治心養氣工夫本來一貫也。

匡章與陳仲子。皆爲齊人。章子責善於父。見忤而被逐。仲子辟兄離母。居於於陵。世俗論之。未有不廉仲子。而以章子爲不孝者。孟子獨右章子。而左仲子。於章子則以出妻屏子。而想見其設心。此原心之論也。於仲子則直揭其辟兄離母。推其心不啻盜跖。其母與兄。而居已於伯夷。此誅心之論也。孝與廉同爲人之懿行。章子爲父出妻出妻而。不受養。孝也。亦廉也。仲子離母。戀妻。戀妻而受其養。不孝。亦不廉也。章子之廉。不必論。而孝。則可原。仲子之不廉。不足責。而不孝。則可誅。章子以通國稱其不孝。而抱不白之冤。特舉仲子以問孟子。固非無意。孟子論定仲子。而章子可以釋然。仲子無不孝之名。而有其實。章子有不孝之名。而無其實。名實之間。不可不辨也。

晉書束皙傳。引竹書紀年云。益干天位。啓殺之。史通亦引竹書云。益爲后啓所誅。按今本竹書云。夏啓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薨。並無益被啓誅之說。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

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今竹書亦無囚堯、偃塞朱事。囚堯、偃塞朱，與夏啓殺益事均駭人聽聞。而晉本竹書竟有此說，是必其時有懷不軌者，妄造黑白，誣聖人以自文其罪耳。學者每謂古籍可貴，抑知書愈古則愈不可信。卽以竹書論古本，猶不若今本之近情也。又丹鉛錄引汲冢璅語：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多誣而不信。然其文極古，不起自戰國。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爲之也。此雖懸揣之詞，亦見其與晉本竹書實一鼻孔出氣者。善乎孟子之言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猶未可盡信，彼竹書汲冢甯足挂通儒齒頰哉。

有讀孟子至天下之士悅之節而懷疑者，以孟子大賢，何輕談帝女之色？且何由知其色之好？不知婦有四德，古人本講婦容。二女之色如何？雖於載籍無所考，然就娥皇、女英之命名按之，卽足徵實其色之好。娥本訓好，方言秦謂好曰娥。故凡誇美色者必舉常娥。英本訓華，詩經云：美如英。又云：尙以瓊英乎？而韻會云：瓊英，玉色之美也。堯旣以至美之名錫二女，則二女之色縱不必如毛嬙、西施之豔，亦決不類無鹽嫫母之媿。可

知。已。况。孟。子。此。節。專。論。人。情。以。人。情。必。以。富。貴。家。之。女。爲。好。總。之。爲。舜。憂。難。解。極。意。形。容。耳。曾。以。大。賢。人。而。如。市。井。兒。任。意。談。人。閨。闔。哉。

魏。文。侯。以。卜。子。夏。爲。師。見。李。克。語。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然。三。人。雖。同。進。而。子。方。嘗。受。業。於。子。夏。則。卜。氏。尤。翹。楚。也。孔。門。高。弟。與。子。夏。同。時。設。教。者。尙。有。曾。子。曾。子。居。武。城。猶。子。夏。居。西。河。也。當。時。從。曾。子。者。有。七。十。人。忠。且。敬。者。有。武。城。之。大。夫。特。未。聞。魯。侯。以。曾。子。爲。師。曾。子。之。學。不。亞。於。子。夏。而。子。夏。之。遇。則。榮。於。曾。子。卽。曾。子。之。徒。有。子。思。費。惠。公。亦。嘗。師。之。而。事。跡。不。少。概。見。子。思。遇。惠。公。恐。猶。不。若。子。夏。遇。文。侯。道。尤。尊。重。也。子。夏。與。文。侯。論。樂。詳。哉。言。之。文。侯。反。復。問。難。而。不。知。倦。今。樂。古。樂。藉。以。發。明。子。夏。亦。大。有。功。於。爲。師。矣。後。世。好。疑。之。士。謂。文。侯。之。立。去。孔。子。卒。五。十。八。年。而。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九。又。加。以。五。十。八。年。則。八。十。七。史。記。年。表。又。載。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則。子。夏。是。時。已。百。有。三。歲。矣。以。是。疑。文。侯。或。不。及。師。子。夏。并。謂。子。夏。序。詩。傳。易。亦。係。後。人。託。名。而。非。眞。手。定。者。不。知。曾。子。子。夏。皆。享。長。年。鑿。鑿。可。考。果。何。所。據。而。謂。子。夏。必。不。能。壽。至。百。有。三。歲。亦。可。笑。

之甚矣。

胡青坳引閻百詩四書釋地議子游子夏一條云。按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有三。時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纔十九耳。而概以文學名。數語截然而止。奇之乎。疑之也。其意蓋以游夏年少。豈竟足以當文學之目。又不敢質言之。故作閃忽。不可捕捉。語氣隣於皮裏陽秋。嗟乎。閻氏自矜淹博。觀其著述。既數與朱子爲讎矣。乃又欲凌厲聖門。游夏哉。須知聖門文學。雖亦在乎稽古功深。尤主儲其德。詣宏其器。識積之厚。以流光斯爾。雅可貴。漢魏以下。載籍日滋。讀書者乃第尙博聞強識。至頭童齒豁。詡詡然自謂無愧於文學。淺矣。且卽以博洽論。又安知游夏聰慧不早於少小時。徧覽古籍。六通四闢。乃得居文學之科耶。而僅以習於詩書禮樂史志。局游夏哉。如閻氏私意。則子思之十六歲作中庸。尤不可信。古來多有以聖童神童奇童稱於書者。謂皆烏有先生可矣。青坳此論極暢快。足令閻氏汗顏無地。顧余不解世人何專於年齡上輕議古人。子夏尤不幸少之時。人旣疑其竊文學之名。及其老也。人又疑其假師儒之位。是強將其兩端截去其一生之可恃者。僅有中間一節耳。思之啞然。